

(发表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 4)

# 论后符号社会

程 然<sup>1</sup>

(江苏如皋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如皋 226500)

摘 要:后符号社会在人们不经意间来临,国内学人已从不同的侧面做过一些分析,而解构主义符号学则从学理上为后符号社会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后符号社会是对符号社会二元结构的逆转和反叛,通过强调言语、能指和聚合,展示出后符号社会的新的文化趋向。

关键词:符号; 二元结构; 解构; 后符号社会

## Research of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CHENG Ran

(Rugao Higher Normal School of Jiangsu, Rugao, Jiangsu,226500)

[Abstract] Domestic scholars have done lots of research on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hen it comes into our life. Deconstructing semiotics opens a brand-new way for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research.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is the reversion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symbolized society by emphasizing on language、designation and aggregation which shows a new cultural trend.

[Key words]Symbols, Dual Structure, Deconstructing Semiotics, Post Symbolized Society

符号在什么时候出现,这可能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但是,它一

---

<sup>1</sup>程然(1957—)男,汉族,如皋人,江苏如皋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符号学和教育符号学。信箱: [rggscr@126.com](mailto:rggscr@126.com), 电话: 13773812526。

旦出现就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它把人类从前符号社会带入了符号社会，从此人类有别于一般动物，一跃成为“符号的动物”。<sup>[1]</sup>符号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符号不仅帮助人类改变了物质生产的方式，简单到一个螺母，复杂到一架航天飞机，人类可能通过符号进行设计、演算、推导，人类科技水平就此一步步得到提高；符号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文化的传播方式，符号的出现使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限于面对面，而对历史的记忆也不必身在现场；符号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没有极限的，符号的触角可以伸向任何一个未知的领域。总之，借助于符号，人类克服了自然界和人的生物性局限，具有了超越性。

符号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时候，其自身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开始也许人们并没有留意这种变化，但是当后符号社会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时候，终于有人重视了。

### 一、后符号社会的理论梳理

后符号社会是笔者对当前社会的一种符号学角度的解析和判断，这之前国内的学人并没有用这样的术语，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对此发表过意见，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类观点。

其一，符号泛滥说。这一观点是由蒋原伦提出，他是目前国内最早关注符号变异的人。1995年蒋原伦在《符号泛滥：当代审美文化剖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符号泛滥的问题，他认为，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符号产生的速度缓慢，数量也很少，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它、规

整它；到了工业社会，符号产生的频率加快，符号的种类繁多，人们整理符号的能力虽然随之增强，但是，由于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膨胀、交叉、覆盖及由此而带来的歧义、含混，人们已经面临着困惑。进入后工业社会，在高科技的推动下，社会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大量品类相同或相异的符号，并且经由商品社会和大众传媒迅捷地将它们传递开去，面对这些意义稀薄和匮乏的符号，符号的神圣性、权威性受到严重打击，人们更再也没有兴趣和精力来对符号进行规整，作为体系而发挥作用的符号的功效一落千丈。[2]

其二，符号危机说。这一观点主要由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提出，他在书中辟一专章论述“当代社会的符号危机”。赵毅衡是从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对比中阐述符号危机的，他认为，前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们对理性和知识，对人类主体有信心的社会，后现代社会则一个人们被符号洪水所裹挟和淹没的社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符号的奴隶”；前现代社会是强制性的“全景控制”，后现代社会是符号调节下的元语言控制；前现代社会是巨无霸管理机构下的大体积重型工业物质生产，后现代社会则是以“符号方式管理欲望符号生产”。赵毅衡总结了当代符号危机的四个特征，一是“无限地追求对欲望的欲望”，二是“娱乐迫使意义在场结束”，三是“反弹单轴化”。[3]

其三，符号异化说。这一观点散见于各家刊物，有人从信息社会的来临看到了符号异化，“也许可以一般地说，在工业社会中物的异化（更具体地说是机器等人造物）是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在信

息社会中则是符号异化现象成了最主要的异化表现形式”，[4]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信息社会具有虚拟性，网络是一个热闹的“假面舞会”，人际交往变成了“假面人”的交往，是符号与符号的交往。有人从消费社会的角度解释符号的异化，“消费时代把一切变成商品，又把一切商品变成符号，一切商品只有变成文化才能被消费”，[5]“现代社会毋宁说是一个商品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在这个由符号编码、符号操控的商品社会中，人和物通过一种抽象力量重构为商品——一种可以用单调的数字来标记的符号。这时候，使用价值已不再是第一位的，交换价值才是主要的。而交换价值又被符号所控制，拜物教也就成为对符号的崇拜，所以，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就是符号价值的生成”。[6]还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发现了符号异化的征候，后现代社会对符号进行了解构，本来“意义是符号的灵魂，通过意义结构在各种文化中的外化和具体化是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体现”，但是“后现代生活中，原有的符号‘协议/意义’被彻底颠覆，符号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游戏符号’，它失去了意义的参照系，变成了不缺的无意义的‘意义’”。[7]

## 二、后符号社会的学理：从结构到解构

很多时候，理论的演化和更替往往是对现实的一个隐喻，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到解构主义符号学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后经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阐扬和发展，而成为影响巨大的理论方法。这其中索绪尔既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又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

《普通语言学教程》被奉为结构主义圣经。据考证，在西语中结构概念自古有之，这个词的拉丁文写作“Structum, ”，意思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这一概念适用范围极广，几乎可以指任何东西，小到一粒沙子大到一座高楼，小到一个单词大到一部小说，都具有结构的特征。索绪尔将这一概念用于语言学，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归纳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4项法则，它们分别是：1. 共时与历时；2. 语言与言语；3. 能指与所指；4. 系统差异决定语义。这一归纳后被结构主义奉为圭臬。

事实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因为在他看来语言就是一种符号，他认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8]在索绪尔的结构符号学中，他的4项法则其实并不对等，而是有所偏重的，比如在共时与历时中，偏重于共时，他说：“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9]在语言与言语中，偏重于语言，他说：“语言与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和规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以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10]因为语言是规约，是秩序，规约和秩序显示了对运用者的统治作用；在能指与所指中，索绪尔更重视所指，他说：“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所使用的

材料。” [11]而“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 [12]

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不仅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另辟蹊径，而且也给了西方学界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所以，他的结构主义理论一经诞生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用结构主义理论去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如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教育学等等。

然而，西方理论自古就有自我质疑、自我批判的传统，结构主义尚未衰微，解构主义便应运而生。“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从字义上看是颠覆、摧毁、拆解的意思。解构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首先由德里达倡导，后经美国耶鲁学派的传扬而蔚为大观。解构主义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一种学术思潮，它的解构就是针对结构而言。比如，解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认定的结构的稳定性特征，认为一切人为的结构如文化结构、社会结构都缺乏稳定性，因为它们往往不受自然法则和因果律支配，而取决于人的复杂意向。又如，针对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通过表层结构可以深入深层结构，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构主义认为，并不存在结构主义所谓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基础，也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但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最重要的解构是把目标对准了其所苦心经营的二元模式，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

文化现象。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则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对立的命题归根到底，便是在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sup>[13]</sup>就像结构主义是围绕着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建立一样，解构主义也从这二元关系上进行解构，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对于言语而言，不可能是一种永远不可变易的规则和秩序，它总会被新的言语形式和内容所突破和改变；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不可能像结构主义所说的那样稳定，而是随着不同的语境和历史发生变化和转换；结构主义重视共时性忽视历时性，则显然是轻慢了符号间相互影响、相互对抗的“文本间性”。总之，解构主义的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构。或者说，解构的意义并不单纯限于语言学 and 文学领域，而已经成为一种意义更为广泛的文化解构或解构式的文化研究”。<sup>[14]</sup>解构主义的触角因此伸进各种领域，如政治、文学、历史、建筑、教育等等。

解构主义的出现，既是对结构主义理论上的挑战，也是对当时符号社会的一种反省，所以当它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批判和瓦解时候，也是对符号社会的反思和质疑，并且预示了一个新的符号世界的到来——后符号社会。

### 三、后符号社会的现状：二元结构的逆转

当解构主义从理论上对结构主义进行颠覆和拆解时，作为响应，一个后符号社会已悄然而至，后符号社会是对符号社会二元结构的逆

转和反叛。

那种建立在语言和言语关系上的符号社会，是一种用语言的规则、秩序去规范、制约言语的社会，即由统治阶级运用意识形态的工具去控制社会，使所有的社会表达（言语）都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是索绪尔语言至上论的社会表现。这一切在文字出现之初，甚至当印刷术和电子媒介（如电视）出现时，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说印刷术的出现带来了文化的普及，电视机的出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书籍也好，电视节目也好，还是规则和秩序筛选、组织后的结果，而且它基本上还是一种单向的传播，只传送而不倾听或者不在乎交流。只有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根本改变，在互联网上，言语逃离了语言，自由颠覆了规则。那种过去只能由国家才能出版的书籍、发布的节目、消息，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去书写、去发布；那种只能按照国家的统一口径才能表达的思想，换而成为得自于自我情感表达或理性思考的众声喧哗。虽然有人竭力想再用规则、秩序去控制互联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再也不可能像控制印刷品和电视节目一样去控制互联网了。

能指与所指的提出被认为是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杰出贡献，布鲁恩·延生说，索绪尔“同时构想了语言的声音和概念两个方面，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两者的本质以及相应的心理过程……两种差异的结构，它们通过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得以整合”。在索绪尔看来，这种整合能指和所指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力量，而且一旦经过整合，能指与所指就像一张纸的正面与反面，“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



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16]所以，在符号社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符号的增长也是缓慢的，因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更侧重于物质生产，人们的符号欲望还没有觉醒，没有被激活。但是到了后符号社会就不同了，有两个现象是索绪尔没有预料到的，一是符号的急剧扩张，一是能指对于所指的挣脱。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裕的社会，人们对精神的关注更甚于对物质的关注，对于意义的追问更甚至于对于物质的享受，由此带来的思想活跃必然伴随着符号的衍义，另一方面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宗教领域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术语、观念、故事，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从而造成了每天令人不堪重负的海量符号，就像物质生产一样，今天已经不是符号匮乏的时代，而是一个符号过剩的时代，而这种过剩随着能指对所指的挣脱越发严重。这一挣脱是由于商品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中的消费观念的渗透所带来的。如果说一件商品，它的外形、样式、风格是它的能指，而实用性则是它的所指。那么，在一个以生产为主消费为辅的社会，人们在生产一件商品时，注重二者的统一，在购买一件商品时，也注重二者的统一，如果二者错位，人们宁可买那种外形不太理想，却更实用的商品，而把那种外表好看却不实用的商品，叫做“华而不实”。但是，进入消费社会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消费社会，生产商通过电视和网络，把那些可以在实体商店去摸、嗅、试的商品，放到了一个屏幕上，变成了一个图像，你只能看到，却再也摸不到、闻不

到，更不可能试一试。那么，用什么方法让你觉得值得购买呢？广告。广告让商品的能指——色彩、样式、风格，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之间建立起地位、品位这样的隐喻关系，从而屏蔽和掏空了商品的所指——使用价值，造就了“能指优势”，用杰哈利的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已经挖空了商品的真正意义，而广告的作用就在于，将另外的意义填补到这个中空的外壳里。” [17]这在符号学上就是能与所指的翻转，“能指不再指向特定的所指，能指成了控制所指的意识形态，建立了能指的形而上学。” [18]

组合与聚合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的一条重要原则。组合关系是指“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聚合关系是指“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 [19]但是在这二者关系中，索绪尔更偏向于组合关系，他说：“我们不是通过孤立的符号说话的，而是通过符号的组合，通过本身就是符号的有组织集体说话的。” [20]索绪尔的这一观点也适合符号社会的状态。人创造了符号，营造了符号世界，生活于符号世界，人本身也是符号，而且是最活跃的符号，但是在漫长的符号社会中，个体的人大多被组合关系织进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缺少自我选择和表达的可能。这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符号社会，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地去战胜自然，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解决人的生存问题，所以倾向于将社会表意系统一起来，个体的聚合让位于集体的组合。但是，后符号社会带来了人的符号主

体意识的觉醒，人们觉得社会的集体表意带有某种强迫性、一元性，不能代表自己的意志、思想和情感。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观念的多元化，人们敢于拒绝那种不符合自己意愿的组合，而愿意从更宽轴的社会符号中选择自己的组合对象，从婚姻家庭、朋友群落到单位同事，从微信、博客到缜密的理论体系。

后符号社会是我们当下生活着的社会，史蒂文·康纳曾说：“认识同时代的事物是困难的。人们常说，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事后才能获得和拥有。” [21]从这一意义说，作者的论述是勉为其难了，那么这篇短文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 参考文献

- [1] 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34.
- [2] 蒋原伦. 符号泛滥: 当代审美文化剖析[J]. 天津社会科学, 1995, (1).
- [3]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71-379.
- [4] 李伯聪. 符号世界与符号异化[J]. 哲学研究, 1998, (7).
- [5] 万资姿. 符号异化: 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J]. 湖南社会科学, 2008, (2).
- [6] 李恩来等.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社会符号异化发展的分析[J]. 学术论坛, 2008, (2).
- [7] 张笑扬. 符号异化、语言批判及后现代生活的价值碎片[J]. 前

沿, 2011, (9).

[8][9][10][11][12][16][19][2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39. 139. 30. 163. 157. 158. 170—171. 178.

[13]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72.

[14]萧俊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 2001, (5).

[15]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48.

[17]劳特·杰哈利.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M].马姗姗,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190.

[18]张天勇.社会符号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139.

[21]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9.